



沈飞龙 著

东京圆梦

南海出版公司

东京圆梦

沈飞龙 著

南海出版公司

1994·海口

琼新登字 01 号



东京圆梦

作者	沈飞龙
责任编辑	宋亦工
特邀编辑	邓九明
装帧设计	杨 林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照排	海南狮龙照排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	河北省涿州市新华印刷厂
开本	32 开
印张	10.5 印张
字数	216 千字
版次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册
书号	ISBN 7-5442-0190-2/I · 45
定价	9.5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序

20 世纪 80 年代，国门初开，人流涌向国外。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率先掀起了一股自费留学的出国热潮。其中规模最大的当首推 1986~1988 年的上海自费留日潮。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我国建国初期，经济状况基本上和日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为什么短短的数十年，日本的经济腾飞了，而中国仍处于缓慢的发展过程中？有志的青年知识分子们不应该去闯荡一下，去探求一下吗？

诚然，在这支出国人流中，也是初衷不一、目标各异的。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那些抱着探求富国强民之路、实现人生自我价值的人们，才是这次出国潮的主旋律。他们用打工的钱养活自己，为自己提供学习经费。他们在摩天楼群中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赤裸裸地拥抱世界，于是获得了最真切的感觉。如果说，本世纪初叶那批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们远涉重洋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那么今天刮起的自费留学风则是为了到国外寻找适应于我们民族的富国强民之路。国外也曾有预言家发表大胆的预测：新一代中国的栋梁，很可能就出现在这批自费留学生中间。

本书作者是个史志工作者，他从史志工作者的角度出发，运用纪实文学的艺术手法，真实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异国生活的图画，真实地为我们及我们的后人留下了旋腾于 20 世纪 80 年代神州大地上的这股自费出国留学狂飙之一斑。所以，本书不存在某些留学文学片面而过分地夸大

留学生涯苦难的弊端。更为可贵的是，作者真实地描述了主人公在顽强地承受着生活重压的同时，还在不屈不挠地追求着更高层次的奋斗，令读者也分享生活的乐趣与愉悦。主人公在域外奋斗成功的经历也发人深思。

我曾读过不少描写留学生活的文学作品，其中大多数是向读者叙述自己的故事，因受本身经历的局限而对域外的各个领域涉及较少。本书作者在记述本人经历的同时，更以朴实的纪实手法塑造了许多人物，通过对不同人物不同命运的如实描写，较为广泛地向我们展示了域外的思想习惯、政治经济、民俗风情等各个领域的风貌。作者赖其史志工作者的深厚功力，笔下的人物无论是留学生、无名氏、小孙姑娘、周小姐、地藏店三君也好，还是日本的会社社长、小泽、西村老师、武安雅子、古川先生也好，无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作者在小说结构上所采用的手法颇具匠心，通篇以主人公——我——贯穿全书，然而每一篇都能独立成章，都可以中、短篇小说的形式面世，篇与篇之间只是按时间顺序由“我”衔接起来。这样的手法在文学史上曾有人采用过，但实属少见。

当今的世界，各国经济不断发展完善，经济强国不断涌现，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可谓机遇和挑战并存。悠久的历史只属于古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路：奋斗！尽快把民族经济搞上去，抢占 21 世纪经济发展的制高点。让我们一起投入到这场奋斗中去吧！

金 德

1994 年 2 月 28 日于瀛洲

目 录

序	(1)
看看世界去	(1)
异邦第一天	(24)
栖身丸诚馆	(31)
杀入南千住	(39)
南千住跳槽	(46)
美晴庄安家	(56)
异邦立足	(67)
与胖女厨共事	(77)
早稻田学校	(88)
会社社长	(94)
小泽和西村老师	(103)
同班同学	(112)
周小姐	(123)
十胜店代厨	(131)
在十胜店二楼	(149)
定编地藏店	(166)
武安雅子	(174)
小孙姑娘	(188)
浅草店二日	(200)

纵情银京店.....	(215)
甫田君.....	(227)
出击美术界.....	(236)
不失时机.....	(249)
一露头角.....	(259)

附：肖像小集

无名氏.....	(270)
倪君.....	(275)
台湾人林君.....	(286)
女工小乙	(292)
古川先生.....	(308)
后记.....	(328)

看看世界去

我不过是个庸人，但由于宣传的作用，庸人有时也会做做伟人的梦。

我从小就钦佩着那些为探求富国强民的道路而漂洋过海出国留学的伟人们，也强烈地做过一段好长好长的留学梦。然而世事无情，当我还只是个16岁的少年时，就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冲破了这一黄金梦。在农村滚爬了8个年头，又在中学里执教了5个春秋，后来成了个史志工作者，再以后，结婚添丁，便对之死心又死心了。

没想到在我靠近不惑之年的时候，中国却突然间掀起了历史上第二次自费出国留学的大热潮。这对于从小就做过出国梦而又生性不安现状的我来说，理所当然地被卷进了旋涡。如今，在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更为信服这一真理：人生的关键在于及时而准确地把握住时机。

我的机会实在来得太偶然了，差点儿与我擦肩而过。值得骄傲的是我很快地把它抓住了。仅仅隔了几分钟，我就全身心地对之进行了新的掂量，而一个夜晚后，便热血沸腾地作出了抉择。那是1986年的金秋。

那天下午，我去搞美术的许君处，临走时他喊住我，神秘兮兮地说：“我要出国了。”

我淡淡一笑。在我与他生存的区域里，想要轮上国家

公派留学，大概要到儿孙辈了。

“不要不相信嘛，”许君却认真地瞅着我道，“我哥哥帮忙弄到一个名额，去日本的。”

“是吗？”我不禁定定地审视着他。许君的哥哥在上海一家大报社当了10余年编辑，确有神通的。“不瞒你说，表格都到手了，”许君不乏得意地眨眨眼说，“我只是觉得丢不下老婆，才来听听老兄的高见。”

我心头咯噔一下，立刻冒出股酸溜溜的怪味来。于是不与他兜圈子，叫他快将表格拿出来做证。许君便拉开抽屉，慢慢地取出份印刷精美的材料。竟真是一份《国际人流文化学院入学愿书》，还附有《招生简章》及学校的彩照和简介。我不再言语，平心静气地去咀嚼那份《招生简章》。却原来是神户的一所语言学校，学制两年，凡具有高中毕业文凭的都可以自由报名。我将材料往桌子上一丢，取笑道：“这种垃圾也好拿来骗人。”

许君却摇着头辩解：“东西倒是真的，可惜要自费。”他指着留学费用栏道，“总共要30多万日元，合人民币1万5千元，哪里读得起。”

“这表格哪里弄来的？”我仍然怀疑这材料的真实性。

“是农场一个搞美术的朋友丢在这里的，他本来有点动心，被我劝住了。”

“就凭这张表能够办出去？”我还是满腹疑虑。

“我们这里闭塞，不知道，”许君笑笑告诉我，“现在国家允许自费出去留学，上海走了不少人，大多去日本，这表格是他们寄过来帮人办的。”

“太平点吧，”我拍拍他的肩膀站起来劝着告辞，“不要

跟着那些毛头小伙子头脑发热。”

然而说来奇怪，我虽然这样劝说许君，可一离开他后，脑子里竟全是出国两个字，怎么也抹不了，且一圈圈地扩展、醒目。我沉睡了长久的留学梦被一下子扰醒了。

当晚，我通宵达旦地转侧难眠。那长期的闭关锁国造成的逆反心理与那始终潜伏着的生来具有的不安现状、向往新生活的猎奇冒险的天性，汇合成一股汹涌的狂澜，冲击得我昏天黑地、五脏错位。我反反复复地掂量着出国的分量，一次次地感到迷茫而凶多吉少，却又一次次地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一次次地陷入矛盾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最后，我强迫自己放弃这种抽象的权衡而转为具体的思考，没想竟一下子明晰了意向。这30多年来，自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周而复始着单调而平淡的生活，除了肚子一天天地发福外，几乎再没有半点儿新的色彩，这实在太有悖于人的天性了。于是，我强烈地觉得应该乘眼下身强力壮之际，不顾一切地出去看看世界，并尽力地为自己开拓一条事业上的小道。可是，出国的路在何方呢？出去后又能不能立住脚？能不能如愿以偿？还有那么大一笔钱又怎么去筹集？这几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不停地困扰着我。尽管我一次次地告诉自己：路在自己的脚下。人家能立足，我也能立足。别去管如愿与否，只要自己尽心尽力。至于巨款，总有办法的。然而，道理虽是如此明了，但毕竟太抽象而笼统了，因此总是一片迷茫。眼看着明月缓缓西沉，时钟敲了4下，于是狠狠地对自己大发雷霆：既然大计已定，那就潇潇洒洒地一步步走起来！不是说天无绝人之路吗？还是多想想怎么去鼓动许君吧，这样出去后各方面有

利多了。

翌日去找许君，他正在创作一幅新作。当我激奋地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他后，他却小心地往画中的树叶上添上一笔嫩绿的亮色，然后狡黠地笑笑道：“你要是返老还童头脑发热，那我一定为你送行。”

我一把夺过他的画笔发急道：“我跟你讲正经的。”

许君看我一脸严肃，便斜了眼问：“你昨天是怎么劝我的？”

“昨天是昨天，”我拉他坐下了，郑重地告诉他，“我想了一整夜，决定陪你东渡日本去看看世界。”

“开什么玩笑，”许君大为吃惊了，“我只是说说玩的。”

“我可不跟你闹着玩。”瞅着许君瞪大的双眼，我心里溢过一阵满足。在许君的脸上，我看见了这一决策的分量。于是乘胜发挥雄辩的基本功，“人生最大的财富是什么？是经历。冒点儿风险出去闯荡、见识一番，总比守在家里好得多。况且，人生的每一次变动都意味着许多新的机会的降临，古今中外的事实足以证明：智者与愚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能不能及时地把握住时机。”

“道理虽然是这样讲，”许君插进来说，“可我们对日本的情况一无所知，你开什么玩笑？”

“不是说已经去了一批吗？”见许君点了头，我便气魄地劝，“大家都是人，他们能行，我们为什么不行？我们插队多年，有的是底气。”

“那怎么好混为一谈，”许君连连摇头道，“插队是在国内，而留学是在国外，语言不通，寸步难行。”看来他对出国的事也深思熟虑过。

“那倒不用担心，”我胸有成竹地劝他，“从办理手续到正式出去，总要隔段日子，可以抓紧时间猛攻一攻。”

“只是我老婆和老丈人那头怎么能通得过？”

“关键在你自己这头，”许君老婆身体欠佳，我便重锤相敲，“只要你自己立定宗旨，那就没有过不去的河。当然，”我欲擒先纵，“你不必匆匆决断，好好想几天再定。只是提醒你一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从许君处出来，我忧心忡忡。要是许君知难而退，那我就……可渐渐地我坦然起来：人，只要不实行自我封闭，不论走到哪里，都可以交上新朋友的。于是进一步给自己加码：要是许君不去，那我就立刻行动。兵贵神速，夜长梦多，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那将永远地扭曲自己的历史而终身遗憾了。

然而第三天晚上，许君就来找我了。我们紧紧地握着手，各自都是满脸的庄严。

在周密地商量了一个晚上后，次日我便与许君一起赴沪寻找出国的跳板。风尘仆仆地赶到许君的朋友家里，那位第一线的关系人却外出写生去了，三四天才能回来。我们便利用这段时间分头去拜访各自的朋友，期望能另辟蹊径。早出晚归了3天，人跑得几乎瘫倒，却毫无收获。第四天早上，两人都赖在床上迟迟不起来，直想好好地睡他一天，静待晚上农场朋友那里的消息，却怎么也睡不安稳。于是10点多一齐翻身下床，准备去外面吃点东西后分头再跑。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一出门许君就撞上一位在他哥哥处见过一面的朋友，他三弟就在日本，而且正给人办理出国！这一消息不亚于平地一声春雷，

乐得我们几乎跳起来。但那位朋友却坦率地说因为他弟弟是当做生意做的，所以他从不插手这种不干不净的事。如果一定要办的话，就直接去找他二弟谈，他二弟请了长假在家专司其职。于是，当下请他写了张条子按地址找去。

空着肚子火急火燎地赶到目的地，又摸黑在又陡又窄的楼梯上手足并用地爬上了5层楼，我们找到了那位朋友的二弟，他叫小壮。小壮30来岁，匆匆看过条子后，便锐利地将目光滞在我们的脸上。我镇定地瞅着他，进行着双方心理的较量。很快地，他的目光略顿了一下，居高临下地问：“你们与老大怎么认识的？”

“报社里熟悉的。”我仍然把目光滞在他脸上答道。

“这么说你们报社里也有熟人？”

“他哥哥是《文汇报》的，我叔叔是《人民日报》的。”我乘机给他个虚虚实实。

“是吗？”小壮的目光极快地抖了一下，但很快就拿腔拿调地道，“那你们还来这里干吗？报社可是个通天的地方。”

“怎么说呢，”小壮这一手很绝，既能抬高自己的身分，又能从侧面探出我们的虚实，于是我迅速地找着词道，“报社虽然能够通天，可报社的人却格外正宗，他们根本就反对我们里通外国，给他们惹麻烦。”

“噢，这倒也是，”小壮点点头停止了较量，开门见山地问，“那你们都准备好了吗？钞票、证件，还有两寸的照片。”

“哪里呢，我们是刚刚听到消息，出来摸摸情况。”许君见气氛轻松下来，便出来显示他的存在。我立刻踢踢他

脚补救道：“我是早都准备好了，只是有几个情况需要请教一下。”我这样说是表明我完全知道出国的行情，防止他乱斩。

“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事尽管问。”小壮一付豪爽气派。

“主要想问问日本的打工情况。”

“打工嘛，”小壮想了想道，“听老三讲，日本的工作倒有不少，只是没人介绍很难找。”

“你家老三有人介绍吗？”

“他倒没有，不过他日语好。”

“噢……”我点点头，这语言果然重要，“那老三现在打什么工？”

“在饭店送订菜。”

“多少钱一天？”

“这你就外行了，”小壮不失时机地教训我一下，“日本是小时工资制，他一小时总有 800 元吧，听他说洗碗的都有 700 元。

“那每天能干几小时？”

“这要看身体，多的十几小时，老三是 8 小时。”

我停了问，迅速地计算开了。就按每天 8 小时，每小时 700 元算，那每天是 5600 元，每月按 25 天计算，就是 14 万日元。接下来该知道每月的开支了，于是又问：“那每月的开支大概要多少？”

“开支嘛……”小壮按着手指慢慢地算起来，“房租跟学费差不多，吃饭加上车票相当于学费，再加零用，节约点，10 万日币就够了。”

我迅速一算，这样每月净余 4 万日币，按市价折合人

民币就是2000元，那么出国的费用一年总能捞回来了。于是按捺住兴奋的心情继续小心地问：“听说东京的住宿很难解决，老三讲起过吗？”对此我本是一无所知，可为了装作知道行情，便倒过来问。

“这倒一点不假，要是没有熟人帮忙，肯定要困几星期马路，除非出钱住旅馆。”

“为什么呢？”许君插进来问。

“因为在日本借房子一定要有日本人作保，所以刚去时一般都要在朋友处借住一段日子。”

关键的都问过了，也知道了，再多问就难免被小壮识破底细，于是收场道：“谢谢你提供的帮助，到日本后一定再面谢你的三弟。”

“怎么？”小壮不禁大失所望，“你们不是来办手续的？”

我笑笑告诉他，“我早就拿到表格了，今天是去交材料。”说完从包里取出那份《国际人流文化学院入学愿书》。小壮急速地扫了一眼道：“这个学校我晓得，是神户的，绝对不能跟东京比，你们去神户实在太可惜了。”

“这就由不得我了，”我摇摇头道，“等去了神户，再向东京发展。”

小壮却正色道，“看在你同老大朋友的份上，我劝你一句，到神户后再向东京发展当然可以，但转学要多出一份费用，加起来不会少于1万元人民币。”

“怎么要那么多？那不等于从头办了吗？”这家伙厉害，拉起生意来切中要害又不动声色。

“我可半点儿没有骗人，交报名费、学费、担保人费，加上车票等费用，至少这个数。”

“那怎么办？”许君装作着急的样子，冲着我说，“我看还是直接办东京吧。”

我也故作沉思片刻，拿目光逼住小壮问，“当真要这个数？”

“我以人格担保。”

“老三能办东京？”

“绝对能办。”

“大约要多少时间？”

“护照快的一个半月，签证也差不多。”

“那慢的呢？”

“这就难说了。”

“费用多少？”

“这个嘛……一般是2万人民币，学费除外，你们既然是老大的朋友，便宜1000元。”

我指着神户的费用栏笑笑说：“除开学费，所有的费用才9万日元，不过4500元人民币，你怎么收那么多？”

小壮愣了愣，随即解释：“日本可是个高消费高收入的国家，老三为你们办事，除去开销车费、应酬送礼、在外吃喝之外，还要损失打工，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对了，还有买经济担保人的费用呢。”

“这笔费用大概多少？”

“这没有一定，”小壮想了想道，“一般不少于15万日元。”

我把他补充的费用粗粗一算，倒也差不多1.3万元人民币，但其中必有夸大之处，便斩钉截铁地说：“大家都是明白人，不能让老三赔钱帮人办事，我们3万人民币成交

怎么样？”

小壮连连摇头道，“这实在没办法办。”

这时许君出来圆场：“大家算是朋友了，这次是你们帮我们，往后说不定也有需要帮忙的，还是好好商量商量吧。”

小壮仍是一个劲地摇头：“这我做不了主，事情是老三办的，要老三点头。”

“好吧，那就每人再增加 1000 元。”许君瞟了我一眼，开始松口。

小壮却还是摇头。我便收拾拎包对许君说：“就去神户吧，只要有能耐，到处都一样。”

“两位不要急嘛，”小壮一看连忙转舵，但又得顾及自己的脸面，想了想说，“是不是让我跟父母商量商量？你们的住处要是电话，我晚上 8 点跟你们联系。”

“那好，”我点点头道，“神户那头我今晚暂不敲定，9 点后你电话打到音乐学院。”说完将电话号码抄了给他，握手告辞。

走下小壮家窄陡的楼梯，我再也按捺不住，往许君肩上重重捶去一拳道：“他妈的，旗开得胜，真乃天助我也。”

“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吧。”许君却给我降温。可他的话反而激起了我更大的亢奋：“上海这头的跳板是肯定踏上了，就看东京这头了。”

“那今天还去不去农场朋友那里？”

“你就在音乐学院坐等好消息吧，”我极为自信地说，“奔波了这么多天，也该轻松轻松了。”

“他要是不来电话怎么办？”

“放心好了，”我滔滔不绝地分析说，“你没见小壮担心